

都市言情

白领李海涛爱上了夜总会小姐叶子，叶子拥有令人惊艳的美貌和一颗脆弱的心，因为受过男人的伤害而不肯轻易付出感情。李海涛用自己真诚而独特的方式打动了叶子，但世俗的偏见和人为的磨难却使他们的爱情一波三折。与此同时，叶子的朋友小玉也疯狂地爱上了李海涛，并不惜一切代价来拆散他们。最终叶子选择了悄然出走，机关算尽的小玉因得不到爱情而绝望自杀……

陈杨告诉我叶子去新加坡是为了结婚

肖琳走过来扶我，被我抬手制止了，我说：“别管我，让我静一会儿。”就这么蹲着，直到我的两条腿失去知觉。知觉算什么，我恐怕正在失去的是我今生今世的爱人。

那天晚上从肖琳家出来，27岁的我像个游魂一样站在寒风里，想让刺骨的寒风冰冻住我的痛彻心扉的思念。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：至少叶子还活着。第二天，我因公事飞往成都，然后转往中山和深圳，回到北京后待了没几天就又跟公司的人一起去上海开年度会议了。

1999年12月22日，就算有一天我傻到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，也不会忘记飘雪的这一天。这一天，小云家的可视对讲终于有人接了。但绝对不是袁威那口纯正的北京口音。脑海里就浮现出戴着小金丝边儿眼镜的香港男人陈杨。陈杨告诉我叶子去新加坡是去结婚。记不清怎样回家的家，也记不清怎样把自己放倒在床上。我点燃一支香烟，看着它最后化为灰烬。祭奠我远去的爱情吧，从此，叶玲珑只成了一个记忆，一个符号，一个我永远都不能碰触的伤痛。我摘下那只表，打开窗户扔了下去。一分钟后我又狂奔下楼，在雪地里像个疯子一样到处摸索，当我摸到冰凉的表壳时，内心的痛苦又一次风暴席卷了我的全身，我浑身发抖，几欲昏倒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走回家门，往床上一倒，身心疲惫地睡着了。好冷啊！梦里我被叶子和小玉抬着丢进了一个冰窟窿，我不住地打着哆嗦，把身子缩成一团。

父母合力帮我把大衣脱掉，又盖上两床被子，我还是觉得冷，冷死了。我爸扶我起来喝了药，我周身疼痛，又迷迷糊糊地睡去。

一连三天，除了上厕所，我都躺在床上，饭也没吃过几口。我老爸给公司打电话请了假，然后就站在床前看了我一会儿。我妈在隔壁房间里哭了，还压低了声不敢让我听见。我的胡子像野草一样疯长着，似乎一夜之间就长了半寸。绝望拿了一把刀子，每天每夜都在不停地剜我的心脏。把我的心脏剜出来以后，又一笔一画地刻在上面刻上三个字——叶玲珑。就算我一连19天没有给她打过电话，就算我曾经被别的女人诱惑过，但从来，我都没有想过要离开她，倒是她说走就走，说嫁就嫁。

我弄不清叶子的想法，短短两个月而已，到底是什么让她闪电一样决定了自己的终

身？我的背叛？如果区区两张电影票也算背叛的话。还是她内心的自卑？而娶她的那个男人又是谁？每天躺在床上，我都一遍一遍给自己制造着问题。如果不是第三天下午肖琳的出现，有可能我一辈子都躺在床上。躺着有什么不好？可以腐烂，等我把心都烂光了，就什么也不会想了。

这是20世纪末最后一个圣诞节了。6天之后，仟禧年的钟声将响彻整个地球。下午，我听到我妈开门说话的声音：“哦，你是？”“阿姨，您好，我叫肖琳，是海涛的同事，听说他生病了，我代表公司来看看他。”肖琳来看我了。仟禧年来临的前一天，我接到了小云的电话。小云说前一阵病了，出院之后跟父亲回了天津。她接到叶子电话的时候，叶子已经决定嫁人了。小云在电话那头差点儿从沙发上摔下来，她吃惊地问：“叶子，你疯了吧？”叶子说：“我没疯，我选好了这条路，你知道新加坡的法律非常严格，如果离婚的话，就意味着被妻子分掉一半财产，所以新加坡的男人轻易不会离婚的。而他为了娶我不惜这么高的代价，我很幸福，祝福我吧。”“啊？那李海涛……”“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国庆节的事儿了。”“怎么回事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一点也不明白。”叶子就在电话里把两张电影票的事简单说了一遍，然后她总结道：“其实电影票不过是个引子，我见过那个女孩，比我好，比我……怎么说呢？重要的是我不相信男人，我累了，想歇一歇。反正女人嘛，做得好不如嫁得好，爱情又有什么用？只会让人心碎。”“那他知道吗？”“有什么分别吗？我既然决定嫁了，就不会回头。”末了叶子邀请小云做自己的伴娘。叶子就是叶子，你永远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小云放下电话后心里就充满了疑惑，但又觉得叶子是个聪明女人，她会选择自己的生活。最起码的，她嫁入豪门，拥有无数女人在想要的荣华富贵。

据说叶子在结婚那天美若天仙，几乎所有的宾客都在心里羡慕着年届六十的老船王。老船王荡漾着满脸的幸福，悄悄在她耳边说：“Darling，娶你为妻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。”

……



最新完全版：前传+正传+后传，带你走进北京最隐秘的夜生活。作者：李海涛。出版社：河南文艺出版社。

刑事侦探

区检察院的检察长胡伟因贪污受贿、包养情妇被“双规”，一时间，社会舆论哗然。在办案过程中，反贪局长遇害，黎子剑也遭到诬陷。危难当头，黎子剑坚持正义，不畏权势，誓将反贪行动进行到底，最终揪出了一个隐藏在社会肌体里的蛀虫。

胡伟私设了检察院的小金库

没过两天，毕山城来到胡伟办公室，送来了房子的钥匙。“不行，不行，这房子得值六十万，我不能要。”胡伟推托道。见胡伟不要，毕山城灵机一动，说：“好吧，胡检，就算你买的吧。但我只收个成本价，二十万，怎么样？”价值六十多万的房子就这样“名正言顺”地被胡伟“买”了下来。后来，毕山城的弟弟被批准逮捕以后办理了取保候审，直到现在检察院也没有向法院提起公诉。

随后，胡伟找来一家装饰公司，花了二十万对房子进行了装修。当然，胡伟的老婆根本不知道这事。但经常有一个女人来这里居住。这个女人就是陈丹。陈丹被胡伟提拔成办公室主任后，胡伟私设了检察院的小金库，全部都由她掌管。一千多万元的小金库也就成了两人的“钱袋子”。胡伟装修用的二十万就是小金库的钱。尽管只是一个办公室主任，但陈丹的权力不亚于一个副检察长。一些想讨好胡伟的人都是先讨好陈丹，包括检察院内部的人。尽管三十八岁了，但陈丹仍有几分姿色，对胡伟细腻温存。这套房子就是他们经常幽会的地方。

胡伟赶到的时候，陈丹已经换上了一套白色的睡衣，透明的睡衣让胡伟一眼就看到了陈丹红色的内裤。胡伟一进门，陈丹就扑上去搂住了他的脖子，撒起娇来：“你怎么来这么晚呀，让人家等了二十分钟。”“二十分钟算长吗？你就这么急呀。”轻轻拧了一下陈丹的脸，胡伟笑了。两人拉着手走进卧室，迫不及待地滚在了床上……

下午，黎子剑刚进办公室，宣传处处长就拿着一份报纸走了进来，“黎检，咱们院救助孩子的事，今天的《东都日报》登了半个版，你看看吧。”

市电力公司一个副总经理和妻子一道贪污、挪用公款二百多万元，东都市检察院查办后对两人分别进行了公诉，法院分别判处两人有期徒刑十五年 and 十年。案件审结以后，黎子剑发现两个人在东都市没有亲戚，他们被判刑后，九岁的孩子没有人照料了。父母犯法，孩子无罪。于是，东都市检察院认养了这个孩子，一个已经退休的检察官每天照顾孩子，并接送他上学。人性执法，一直是黎子剑对全院干警倡导的。

黎子剑正在认真地读着报纸，桌子上的电话响了。打电话的是他非常熟悉的一位上级领导。领导的水平毕竟不一般，就连说话都很讲究艺术：“小黎呀，最近很忙吧，工作干

得不错嘛！无论是领导，还是普通群众，对东都市检察院的工作评价都很高呀。原来我就说过，子剑同志绝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”“领导过奖了，我们的工作离领导和群众的要求还相差很远。不过，请领导放心，我会努力的。”尽管这是黎子剑对领导的谦虚，但的确是他的内心所想。

黎子剑没有猜错，电话里，这位领导到底亮出了自己的目的：“小黎呀，今天呢，我想给你说个事情，就是关于胡伟的。这个人我是了解的，尽管现在他触犯了国法，但他还是做出过很多贡献的。现在纪委不是把案件移交给你们检察院了吗？你们在办案的时候，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他以前的贡献呢？比如，有些事情就不要深究了。当然，纪委已经查清的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，采纳与否，仅供参考，可千万不要说这个人干涉检察机关办案呀！”“有些事情就不要深究了”，黎子剑再清楚不过这句话的意思了。如果仅就纪委查出的问题进行起诉，胡伟的刑期可能只有几年。检察院如果继续查下去，胡伟将来的刑期就绝不是几年了。

不过，凭着黎子剑的性格，对胡伟不继续查下去恐怕是不可能的。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，黎子剑骨子里就有一种痛恨贪官的天性，更何况正在查办的这个贪官还是检察院的基层检察长呢！黎子剑觉得，正是这个基层检察长，让他以及东都市的十三个基层检察院蒙了羞。对此，他痛恨不已。

但这话怎么给这位领导说呢？黎子剑飞快地在脑子里搜索着应答的语言：“关于这个案件，省委、市委领导都很重视，最高人民检察院、省检察院领导也一直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，要求我们坚决依法办事。同时，全社会的目光都在看着我们，他们就是想看看在法律面前是不是人人平等。最高人民检察院、省委、省检察院还有市委领导曾经明确指示，就是看我们东都市检察院能否经受起这场考验。他们还说，检察院出了问题不可怕，关键是对待问题的态度，绝不能因为我们，让老百姓失去对党和政府以及对法律的信心。老领导，你看……”说完这话，黎子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

“小黎呀，刚才的话只是我个人的意见，不一定正确，你就当我没说。算了，你看着办吧。”说完，领导挂断了电话。

